



在乌苏里的莽林中

德尔苏·乌扎拉

[苏] 阿尔谢尼耶夫◎著
王士燮 沈曼丽 黄树南 等◎译

黑泽明经典影片、第4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
《德尔苏·乌扎拉》原著

让高尔基为之倾倒的文学巨著

一个新奇而陌生的神秘世界 一段辛酸而苍凉的世纪悲歌

 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在乌苏里的莽林中

德尔苏·乌扎拉

[苏] 阿尔谢尼耶夫◎著
王士燮 沈曼丽 黄树南 等◎译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乌苏里的莽林中. 德尔苏·乌扎拉 / (苏) 阿尔谢
尼耶夫著; 王士燮等译.—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17.8
ISBN 978-7-5484-3075-9

I. ①在… II. ①阿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
联—现代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04835号

书 名: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——德尔苏·乌扎拉

作 者: [苏] 阿尔谢尼耶夫 著 王士燮 沈曼丽 黄树南等 译
责任编辑: 杨涸新 尉晓敏
责任审校: 李 战
装帧设计: 上尚装帧设计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 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: 15002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hrbcbc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 hrbcbc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 87900271 87900272

销售热线: (0451) 87900202 87900203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 87900345 87900256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 印张: 18.75 字数: 21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3075-9

定 价: 39.80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451) 87900278

目 录

MULU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出发 | 001 |
| 第二章 | 在海湾 | 009 |
| 第三章 | 第一次行军 | 021 |
| 第四章 | 在深山里 | 035 |
| 第五章 | 山洪 | 048 |
| 第六章 | 回到海滨 | 064 |
| 第七章 | 漫游小克马 | 075 |
| 第八章 | 大克马 | 089 |
| 第九章 | 李淳宾 | 100 |
| 第十章 | 可怕地发现 | 110 |
| 第十一章 | 渡河遇险 | 117 |
| 第十二章 | 捕貂的朝鲜人 | 133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章 | 瀑布 | 148 |
| 第十四章 | 艰苦的路程 | 158 |
| 第十五章 | 库松河下游 | 169 |
| 第十六章 | 索伦人 | 179 |
| 第十七章 | 外乌苏里地区的心脏 | 192 |
| 第十八章 | 遗言 | 208 |
| 第十九章 | 海把头归来 | 220 |
| 第二十章 | 越过锡霍特山脉 | 233 |
| 第二十一章 | 冬天的节日 | 245 |
| 第二十二章 | 老虎的袭击 | 256 |
| 第二十三章 | 旅行结束 | 268 |
| 第二十四章 | 德尔苏之死 | 277 |
| 附录 | 乌苏里的内部文本 | 286 |

第一章 出发

1907年1月到4月，我忙于写上次考察的报告，直到5月中旬才着手准备新的旅行。这些准备工作总是蛮有趣味的。考察总计划早已定下来了，只剩下详细研究一下细节问题。

这一次准备考察的是：北纬 45° 到 47° 之间的锡霍特山脉中段和沿海地带，即以去年考察工作结束的地点捷尔内伊港为起点，只要时间允许，尽可能北上，最后考察沿比金河去乌苏里江的路线。

1907年考察工作的安排，总的说来跟1906年差不多，根据去年经验只有几点有所改变。

这次考察队的人员有：九名士兵^①、植物学家H.A.杰苏拉维、

^①萨基德·萨比托夫、斯捷潘·阿里宁、伊凡·图尔蒂金、伊凡·福金、瓦西里·扎哈罗夫、埃杜阿尔德·卡利诺夫斯基、瓦西里·列格伊达、德米特里·季亚科夫和斯捷潘·卡齐米尔丘克。

基辅大学学生 П.П. 鲍尔达科夫和我的助手 А.И. 麦尔兹利亚科夫。后者的弟弟 Г.И. 麦尔兹利亚科夫作为雇用的采制标本人员参加了考察队。这一次我们把马换成了骡子。骡子走路更稳当，尤其善于走山道，又不择食，只是到了沼泽地带容易陷进去。狗还是原来那两条：莱希和阿利帕。

马套也有些改变。经验证明，绊绳用处不大。绊绳常常挂在树桩子或灌木上，妨碍马的行动，有时马被控制在一个地方，干脆移动不了。绳子常常被马挣断就丢失了。尤其在阴雨天，更是这样。这次我们就不用马绊绳了，特地买了大粗绳，还买了双份笼头绳和小铃铛。

生活用具也更换了一些。比如，我们根本不用铜茶壶了。铜茶壶挺沉，壶嘴容易烧掉，掉了还得用锡焊。使用各种口径的普通铝锅要好得多。铝锅既结实、便宜，又很轻巧，携带也方便，只要把大小锅套在一起就行了。为了到河里打鱼，我们还带了一副小拉网。

长途旅行最要紧的，是善于保存火柴，别让它返潮。旅途中常常遇雨，浑身上下都淋透了。这时，不管什么皮套或胶皮套也不顶用。下雨天，火柴即使没有淋湿，也不易划着。最好的方法是把火柴放在小木匣里，匣盖要做得严实些。木头一受潮就膨胀，这样一来，匣盖就跟匣帮挤得更紧了。我在旅途中总是把火柴放在自己的皮包里，谁也不许动，士兵要抽烟，给他们买了带拉绳的胶皮烟口袋。另外我们还带着赛璐珞、火石、火镰、火绒和引火的碎布。

工具和仪器，都跟去年一样。只是又增添了一些木匠家什：八毫米的木钻、刨子、凿子、锉和带错齿器的截锯。照相胶卷怕潮，装在锌盒里，用锡焊上。每盒能放一打。此外，还给土著妇女和小孩

买了礼物,诸如:珠串、纽扣、毛线绳、丝线、针、小镜子、削笔刀、耳环、戒指、各式各样的小坠子、小链子、玻璃珠,等等。给男人买的最贵重的礼品有斧子、锯、贝尔登马枪和弹药。

我派 A.И. 麦尔兹利亚科夫提前一个月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买骡子。考察队用的骡子,一定要买没有挂过掌、蹄子非常结实的。我吩咐 A.И. 麦尔兹利亚科夫买好骡子之后,用轮船运到林达湾,留三名士兵看守,他本人要继续往前走,在沿海地带设立补给站。按计划,这样的补给站要设立五处,地点是:吉基特湾、捷尔内伊港、大克马河、阿马古河和库穆胡河,也就是库兹涅佐夫角附近。

到了4月份,一切都准备就绪。A.И. 麦尔兹利亚科夫先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了。我因为还要安排一下临行前的一些事务,又在哈巴罗夫斯克耽搁了两个星期。

我利用这段时间,派扎哈罗夫到阿努奇诺去找德尔苏,然后他应回到乌苏里铁路线上,等我下一步的命令。

扎哈罗夫从奥西诺夫卡村乘驿马出发,见到草房就进去看看,见到行人就打听打听,是否有人看见过姓乌扎拉的赫哲老头。当他快到阿努奇诺的时候,在道旁的一座小草房里看见一个赫哲猎人正在打背包,一边还自言自语。扎哈罗夫问他认不认识赫哲人德尔苏·乌扎拉,那个猎人回答说:

“我的就是。”

扎哈罗夫于是向他说明了来意。德尔苏立刻收拾行装。他们在阿努奇诺住了一夜,第二天一早就往回走。6月13日,我办完了事,与哈巴罗夫斯克告别。扎哈罗夫和德尔苏在伊波利托夫卡车站待了四天,接到我的电报后,便找到我乘坐的列车,坐进了我们

的车厢。

德尔苏的到来,使我非常高兴。我跟他整整聊了一天。赫哲人告诉我,去年冬天他在三道瓦库河上游捕到两只貂,跟中国人换了一条毯子、一把斧子、一口小锅和一把水壶,还用剩下的钱买下一块中国织的纱布,做了一个新帐篷。他又从俄国猎人那里买到了子弹。乌德海族妇女给他缝了靴子、裤子和袄。在化雪的时候,他转到了阿努奇诺,住在他认识的一个赫哲老头的家里。他看我好长时间还不来,就又开始打猎。他打到了一只新长角的鹿,把鹿茸赠给了中国人。

说起来,他在阿努奇诺还被人偷了。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猎人,就天真地告诉那个猎人说,去年冬天他在瓦库河捕到了貂,卖给中国人,得到很多钱。那个猎人请他到酒馆喝酒,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。德尔苏喝得晕头转向,就把自己的钱都交给这个新伙伴保管。第二天,德尔苏醒来一看,这个猎人已不知去向。像这种事,德尔苏无论如何也想不通。赫哲人经常彼此代为保管毛皮和钱财,从来也没有丢失过。

那时候,日本海沿岸还没有正常的海上交通。移民管理局第一次尝试性地包租了“埃尔多拉多号”轮船。这艘轮船也只开到吉基特湾。而且没有固定的班次,连管理局也不知道这艘轮船什么时候能回来,什么时候能再次出航。

我们真不走运。偏巧在“埃尔多拉多号”走了两天之后,才赶到符拉迪沃斯托克。幸亏 П. Г. 季格尔斯捷德和 A. H. 佩利救了我,他们让我搭鱼雷艇走。他们要到善塔尔群岛去,答应顺路把我们带到吉基特湾。

鱼雷艇要到6月下旬才能启航。我也只有耐心等待了。第一，因为找不到其他任何去吉基特湾的轮船；第二，搭军舰走，可以节省许多钱。除此之外，鱼雷艇速度快，还可以把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浪费的时间弥补一半。

6月22日下午，我们上了船。傍晚，我们在船舱里跟军官们聊天，一直聊到后半夜。我本想好好睡一觉，可是没有睡成。还没等天亮，就听到外面哗啦哗啦响——开始起锚了。我穿好衣服，走到甲板上。天刚刚放亮。海面上升起大雾，又湿又冷。为了不妨碍水兵干活，我又回到船舱，从皮箱里拿出笔记本，开始写笔记。不一会儿，船身轻轻地颠簸起来，说明我们已经走到大海上了。这时甲板上的响声也停息了。

按照拉彼鲁兹1787年绘制的航海图，大彼得湾叫作维多利亚湾。这个海湾被阿伯特半岛（现在叫穆拉维约夫-阿穆尔斯基半岛）和耶夫格尼群岛（包括俄罗斯岛、什科特岛、波波夫岛、莱涅克岛和里科耳德岛）从中间分成两半，一半叫作拿破仑湾（乌苏里湾），另一半叫作格林湾（阿穆尔湾）。

大约十点半，鱼雷艇驶近阿斯科耳德岛。这座岛屿，中国人叫作“青岛”，意思是“绿色的岛”。

这一块不知被什么力量从大陆上分割出去的土地，沿岸都是陡峭的岩石。岛的形状好像马蹄铁，开口朝南。这座岛和大陆之间，有普提雅廷岛和麦德尔角一脉相连。如今阿斯科耳德是著名的梅花鹿天然繁殖场。

大约十五年前，达里有四千多只梅花鹿。由于偷猎、雪大和可食草急速变坏，梅花鹿的数量迅速减少，如今全岛不超过一百五

十只。梅花鹿只拣可口的草吃，从而使它不吃的杂草蔓延全岛。再加上岛上的鹿完全与世隔绝，只能进行血亲交配，繁殖率下降到了极点。如果不从大陆上输进新鲜血液，这里的鹿就必然要绝种了。这座岛屿属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狩猎爱好者协会所有，可是这个协会很少考虑这些问题。目前，阿斯科耳德鹿场正濒临毁灭的边缘。

阿斯科耳德岛的另一著名特产是金矿。采金的方法是把矿石粉碎之后，用汞齐化法提炼纯金。

我们在大海上遇到了一群鳁鲸和逆戟鲸。鳁鲸一经选定方向，就慢吞吞地径直游去，对鱼雷艇不大理睬。逆戟鲸却不然，它们尾随船后，快要赶上我们的时候，就从水里直往上蹿。士兵扎古尔斯基开枪打它，头两下没有打中，第三下才打中。水面上浮起一大片血痕。接着，逆戟鲸群就立刻不见了。

傍晚，我们到达亚美利加湾，在这里过夜，第二天继续赶路。6月27日过午，我们绕过波沃罗特内角，向东北前进。四点钟左右，开始变天了。云雾从东边逐渐笼罩过来，尽管没有风，海上仍然波涛汹涌。这是因为浪是风头，常常比风先到。

鱼雷艇根据测程仪的示度，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。航海的人能在这样漆黑的夜里，在大雾之中找到普列奥勃拉热尼耶湾，并从狭窄的通道驶进海港（东经 $151^{\circ}34'$ ，北纬 $45^{\circ}54'$ ），不能不令人惊异。

夜里刮起了大风，海上波浪大作。第二天早晨尽管天气恶劣，鱼雷艇照样启程，继续前进。我在船舱里坐不住，走到甲板上。另外几艘鱼雷艇排成单纵阵，紧跟在“雷厉号”后面。离我们最近的

是“无声号”，只见它一会儿落到波浪中间的谷底，一会儿又跑到泛着白色浪花的波峰上面。当那泛着泡沫的波浪向飘摇不定的小船迎头扑去的时候，真以为大海这回一定把它吞没了，可是海水从甲板上流下去，鱼雷艇又浮上水面，并顽强地向前冲来。

当我们驶进奥耳加湾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们决定到陆地上过夜，于是上了岸，点起篝火。

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德尔苏并不怎么晕船。他把鱼雷艇也看成活物了。

“我的明白——他的（他指着“雷厉号”鱼雷艇）今天大发脾气了。”

我们围着篝火坐下来聊天。夜降临了。原来浮在海面上的雾，升到天空中，变成乌云。淅淅沥沥地掉了两阵雨点。

在我们篝火的四周，一片漆黑——什么也看不见。只听得风把灌木和树枝刮得呜呜响，再就是大海的怒涛声和村落里的狗吠声。

到底天亮了。东方刚刚露出一线曙光，立刻又被乌云遮住。现在一切都历历可辨了：小径呀，灌木呀，石头呀，海岸呀，还有一只不知什么人的小船，底朝上扣着，船底下睡着一个中国人。

我叫醒了他，请他用船把我们送到鱼雷艇上。

艇上有的灯光还亮着。值班艇长在舷梯跟前迎接我们。我因为打扰了他，向他表示歉意，然后回到自己的船舱里，脱衣上床。

一夜之间，大海安静一些了。风息了，雾也渐渐散去。太阳终于露出来，照亮了阴郁陡峭的海岸。

30日傍晚，鱼雷艇到达吉基特湾。П. Г.季格尔斯捷德留我们

在船上过夜，明早再往岸上卸东西。暴风过后，长浪彻夜不息，鱼雷艇左右摇晃，颠簸得很厉害。我焦急地等待着天明。我们终于踏到硬实的土地上，心情是多么愉快呀！当鱼雷艇起锚的时候，艇上的人向我们挥动手帕告别，我们也摇起帽子回答他们。海风送来扩音喇叭的声音：“祝你们成功！”十分钟之后，鱼雷艇连影子都不见了。

我们选定上岸的地点是吉基特湾，而不是捷尔内伊港，因为捷尔内伊港经常有浪，无法往下卸骡子。

鱼雷艇一走，我们就开始搭帐篷，拾柴火。这时有人到河边去打水回来说，河口里有很多鱼，直往上蹦。士兵们撒下网，扣住的鱼是那么多，连渔网都拉不上来了。等拉上来一看，净是驼背大麻哈。此外还有两种小鱼，一种是若鹭鱼——胡瓜鱼属，脊背和两肋带有许多黑点。这是很奇怪的事，因为若鹭鱼一直顺着海岸向前游去，从来不进河里。还有一种是刺鱼。刺鱼原来生长在小河湾和死水汉子里，大概是水流湍急，把它们冲到河口里来了。

这些驼背大麻哈还不算大，尽管颌骨开始长弯，脊背也出现了小小的罗锅，但是样子还不像长大了那么难看。我吩咐他们少留一些鱼，剩下的都放回河里去。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起大麻哈鱼来，但是不一会儿就都吃腻了，再也没有人去光顾它们。

过午，我跟 H.A.杰苏拉维到周围一带去观察地势。他采集植物，我打猎。

第二章 在海湾

林达湾位于格林尼治天文台东经 $136^{\circ}31'$ 北纬 $44^{\circ}47'$ ，分南北两湾：北湾叫作吉基特湾，南湾叫普拉斯通湾。这两个海湾的朝海那面都没有遮拦，所以海上起浪的时候，船在这里不易找到避风港。海湾最深的地方，达到 25—28 米。两湾中间有一道山脉相隔。这条山脉是由石英斑岩和带火山玻璃的玢岩构成的。山脉越接近大海，高度越低，在岸边形成一带丘陵，高度在 400—580 米之间。

在海边的草地上，H.A.杰苏拉维在灌木丛跟前找到许多植物让我看，其中有这一带最常见的：1.紫菀，叶狭长，呈菱形，有锯齿，花紫黄色，中心为白色冠毛，有一戈比硬币大小，四周形成美丽的圆锥花序；2.黄芪，中国人大量采集黄芪根做药用，这是一种多年生植物，茎高大，分蘖多，叶小，花细碎而繁多，呈浅黄色；3.翠雀花，花蓝色，植物上端长满柔毛；4.绒背老鹳草，叶带大锯齿，叶面

粗糙，花深红色，秀丽可爱；5.紫地榆，叶呈羽毛状，形状独特；6.龙胆，根茎均粗，花蓝紫色，被长叶遮住；7.最后，属于菊科植物的羽叶凤毛菊，茎高，叶锯齿形，呈七弦琴状，花紫色。

这一天我们看到的鸟类有大隼。它落在河岸边一棵枯树上，好像在打盹，但是突然不知看到了什么鸟，就直起猛追。另一个地方有两只乌鸦追逐一只伯劳。伯劳躲避它们，藏到灌木丛里。但是乌鸦从灌木那边绕过来，从一个枝条蹦到另一个枝条，千方百计要捉住这个小强盗。

这里还有几只鸫，长着火红色的羽毛。它们被伯劳的惊叫声和乌鸦的呱呱声吓坏了，一会儿跳到树枝上，一会儿又落到地面。

林达湾附近也有梅花鹿。它们主要栖息在海湾东北角上的叶戈罗夫半岛上。从前这里鹿比现在多得多。1904年下过几场大雪，很多鹿都饿死了。

大约三天之后(7月7日)，“埃尔多拉多号”轮船来了，但是船上既没有A.И.麦尔兹利亚科夫，也没有骡子。这么说，只好等待下次来船了。有两家旧教徒乘这艘轮船到吉基特湾来。他们卸下东西，放在我们帐篷旁边，也在岸上过夜。晚上，我走到篝火旁，看到一个老头正跟德尔苏聊天。从这位旧教徒跟赫哲人谈话那种亲昵口吻看来，他们好像是老朋友，这使我感到诧异。他们在交谈中提到一些中国人，提到鞑子，并且大都能说出姓名来。

“看样子，你们从前想必是见过面的了？”我问那个老头说。

“那还用说，”旧教徒回答说，“我早就认识德尔苏。他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还在一起打过猎呢。那时候，我们住在刀毕河彼得罗巴甫洛夫卡村，打猎要到乌拉河，也常上伏锦河和纳恩图河。

接着,他们又开始回忆往事了:他们怎么打鹿呀,怎么猎熊呀,提到一个中国人,外号叫“呲牙巴”,还提起一些俄国移民,外号也很奇怪——什么“绿蛇”呀,“木头铃”呀。据他们说,这个“绿蛇”心肠狠毒,“木头铃”好唠唠叨叨。德尔苏一边说,一边开心地笑着。老头拿出蜂蜜和面包圈款待他。我一看到德尔苏受人欢迎,就格外高兴。这个旧教徒让我在篝火跟前坐下,我们就谈起来了。^①

德尔苏没等我们谈完,就先走了。我在老头那里又待了很久,听他闲谈。当我打算走的时候,话题偶然转到德尔苏身上。

^①1956年“修改版”中,这里还有这样一段文字:谈话自然而然转到他们往新地方搬家的话题上了。

“从前我们住在阿穆尔河上,”旧教徒说,“住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湖旁边。我们给这个湖起了这么个名字,是因为我们到达湖边那天,正赶上彼得和保罗节。但是,我们在那里没住多久。周围净是沼泽、蚊子……于是我们搬到刀毕河,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彼得罗巴甫洛夫卡村。我们在那里住得挺好,要不是滚下来这茬‘冰’的话。”

“什么冰?”我问道。

“就是那些移民,”他简单地回答说,“霍霍尔(指乌克兰人——译者),‘萨拉托夫人’,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预备兵,有耍手艺的,还有干别的。我们就管他们叫‘大冰’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这样不喜欢他们呢?”“你不知道,他们一来就没有好事。不是搞娘们,就是喝大酒,偷东西,骂人,吵架,不爱干活。当然,他们要是光偷他们的人,光跟他们的人吵架也好,不行,他们连我们也拐带进去了。这就得打官司,乡上,村上,打来打去,——可倒霉透了!我们从生下来也没有打官司的习惯。于是上年纪的人就想离开犯罪的地方远点,搬到苏子河。那里山顶上有座房子叫‘云白石’。我们就在那里住下来。巴丘科夫头一个搬到那里去的,剩下的人随后也都搬去了。新村也起名叫‘云白石’。后来移民管理局要求改成俄国名,我们就起名叫作‘巴丘科沃’,用了第一个搬来的人的名字。我们在苏子河上消消停停地住了五年。可是一看——这茬‘冰’又来了。官家命令不许妨碍他们。妨碍——我们倒不妨碍他们,可是也没有帮助他们。我们就这样跟新邻居又住了三年。到底受不了那股子气。你相信不,地里什么东西也不能放:放犁杖把犁杖偷去,放马把马牵走,放牛给你杀了吃肉,连垛上垛的干草也偷。这还不算,他们来了以后,树林常常着野火,野兽也躲远了。这帮移民还把河憋上,不让鱼到我们这边来。我们忍了又忍,后来还是决定另找地方。于是我们派几个人到北边来采点。他们走遍了整个海岸,就看中了吉基特。我们这就搬来了。”……——译者

“他倒是个好人，挺正派，”旧教徒说，“就是有一点不好——不信教，这个亚洲人不相信上帝，你瞧，他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一样活着。这也真是怪事！可是到那个世界，他该怎么样呢？”

“跟你和我一个样！”我回答他说。

“圣母保佑！”旧教徒一边说着，一边划十字，“我可是得到真传的虔诚的东正教徒，可他算个啥？不相信上帝。他连灵魂都没有，只有一口气。”

旧教徒轻蔑地啐了一口，就开始铺行李了。我向他告别，回到自己的宿营地。德尔苏跟士兵一起坐在篝火旁边。我瞥了他一眼，立刻明白他准备出去。

“你到哪儿去？”我问他。

“打猎，”他回答说，“我孢子的打。旧教徒的帮忙。他的小孩多。我数了——六个的有。”

“没有灵魂，只有一口气。”我不禁想起旧教徒的话。我想劝阻德尔苏，不让他去为这位“得到真传的虔诚教徒”打孢子，但是如果那样做，一定使他伤心，只好忍住不说了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德尔苏就回来了。他打到一只鹿，求我把马给他往回驮肉。此外，他说看到了一些新鲜脚印，从鞋底印看，我们考察队里和那两家旧教徒谁也没有这种鞋。据他讲，这些陌生人一共有三个。两个穿着新皮靴，第三个人穿的是旧皮靴，靴底磨偏了，后跟钉着半圆形铁掌。我深知德尔苏的观察力，对他的结论毫不怀疑。

快到上午十点，德尔苏回来了，肉也驮回来了。他把肉分成三份：一份交给士兵，另一份给了旧教徒，第三份分给住在附近的中